

潍县东关的“沟”

◎陈岗

潍县东关规制的形成,大致始于元末明初。吕家槐树底街上的古槐,树龄据说在五六百年以上,以此上推,也恰好在元明之间。这个时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次大的移民活动。依照当时的民俗,新移民到了一个地方,要先栽下一棵槐树。槐者,“怀”也,以志不忘故乡之情。

吕家槐树底这个名字,肯定是先有槐树,后有街名。所以把潍县东关规制的形成追溯到元明之间,大约不会有什么问题。此后,潍县东关又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发展:一次是明代初年,为防沿海倭寇侵袭,将云南乌撒卫的大量军户迁来山东沿海,其中也包括隶属莱州府的潍县,在潍县东关设置了前所、后所等军屯机构,形成了前所街、后所街及东、西四平街的规模和框架,到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潍县东关已经形成了“七楼、八阁、九街、十巷”的规模,其中的“八阁”,皆有券门,形同城门,其规制仅略小于城关(城里)。到清代的咸丰同治年间,为抵御捻军的东侵,遂在原东关“八阁”之外,重建城墙,其规模扩大近一倍,面积与城关相匹敌,形成了潍县独有的“双城”格局。

潍县东关这几年的发展,不仅在地理上改变了东关的面貌,而且在地名上留下了历史的遗迹。追寻着这些遗迹,我们可以还原潍县东关的形成发展历史。比如东关有一些街巷的名字叫“××沟”,就是一种历史遗存。从东关东北门(游麟门)迤迤向南,就有“棘子沟”“油房沟”;南城墙上“南沟”,出东北门则有“老沟”等等。民国时期,逐步对老的街名加以

规范,在“沟”的后面又加了“街”字,其实相当多余,并且别扭。比如,老潍坊人都知道“棘子沟”在哪里,但你要问他:“棘子沟街在哪里?”他就会一脸懵。因为在老潍坊人的印象里,“××沟”就是“××街”,不必用“街”标出来。不标出来也不会把人带到“沟”里。所以孔夫子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无论是一人一地,一厂一店,起名字可不是个小事。

还说潍县东关的“沟”。一条街不叫“街”而叫“沟”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要修城墙。如前所述,潍县东关的城墙修筑于清代的咸丰同治年间,其结构是:内、外墙用三合土(潍县人叫“沙坝”),中间填夯土。因为城墙高大宽阔,所用的夯土量也相当大,而且只能就地取土。取土之后城外是池(护城河),城内则形成了沟,是名副其实的沟。观测潍县东关各条“沟”的走向,大致与城墙并行,并且是在城墙的内侧。比如棘子沟、油坊沟,是与东城墙并行,在东城墙的内侧;而南沟则是与南城墙并行,在南城墙的内侧。遥想当年,修这些城墙的时候,人口远没有后来这么密集,城墙沿线多为荒地,“棘子沟”外,城墙以内有片野地叫“后坡”,可为佐证,所以这些沟并不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后来城内人口日益密集,建筑增多,再盖房子的时候,就只能在这些“沟”填坝口,筑基成房;而“沟”也因年久壅积,与地相平,沟的功能逐步消失,形成了街的模样。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三姨家搬到棘子沟居住,地址在宽巷子东口以南路西,因为这个原因,我经常去那一带。记得当时那一带的建筑主要集

中在棘子沟的西侧,房子的基础都比较高,大约是为了防水,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南北一望,沟的形式跃然入目。

潍县东关的“沟”,因其地理、形态,各有不同,约定俗成,呼作“××沟”。比如棘子沟,一定是当初那里长满了荆棘酸枣之类,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具有蛮荒之气的名字。而油坊沟,则是因为当初这里有榨油的作坊而得名。比较值得一提的是南沟。南沟就是后来的南大街,同样是因为修筑东关南城的时候,在这里取土,形成了沿城墙东西走向的一条大街。当地老百姓叫它南沟。南大街的名字是在民国以后才逐步形成的,我小时候听长辈说起南大街,还是叫“南沟”。可见一字面上的名字虽然改了,但在百姓的口头上,“南沟”的名字又延续了好多年。有人仅仅根据字面的意思,认为当时东关街巷起名的时候是对着起的,因为东关北面有“北大路”,所以南边会有“南大街”。其实这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北大路那里当初的确有一条大路,而且这条大路是从胶东通往济南、北京的一条官道。清代中期,修东关城墙的时候,把这条官道中的一段围在了城墙里面。在耀武门(东关西北门)游麟门(东关东北门)之间穿过,位置又恰好在东关的最北部,所以叫北大路。而“南大街”则是因为民国以后,改南沟为“南大街”,二者并无相辅相成的关系。

棘子沟、油房沟和南沟,都在东关城墙以内。但有一条“沟”,是在东关城墙以外,这就是潍坊人所说的“老沟”。老沟的位置大约在东关东北门外,

迤迤向东。这的确是一条沟,而且它不是因为城墙取土,而是自然形成的,形成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自然雨水的冲刷,二是众多行人的来往。因为这里自古就是一条官道,从胶东往济南、北京,北京往胶东,都从这里经过,所谓“千年的大道走成河”,老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听长辈说,过去从胶东到北京赶考的举子,都要从这里经过。于是我心中就生出无限遐想,想象着他们风尘仆仆,一路西行,为奔赴功名而走过老沟的如烟往事。思古之情,油然而生。

除了老沟,城内的几条沟,到民国的时候已经完全是街的样子了。附近也兴建起了有规模的建筑,成为人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油坊沟有一处小学,民国的时候是潍县的模范小学,我的父亲、姑姑以及其他几位长辈都在那里读过书。南沟,也就是后来的南大街,在民国年间兴建了规模可观的玉露春澡堂,设施先进,服务一流,是那时候潍县的“四大不得”之一,去那里洗澡,是当时潍县人的大享受。

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之一,就是随爷爷到玉露春澡堂洗澡。入冬以后,天气寒冷,天上飘着些许雪花,身上穿着厚厚的棉衣,跟随着爷爷的脚步,踏进玉露春澡堂的大门。早有迎客的伙计高叫一声:“陈大爷来了,里边请!”说着,用特制的铁钩钩过两双草编的拖鞋,一大一小,大的给爷爷,小的给我。我们穿过大堂,走进包厢。包厢的隔板和帘帘都是白色,干干净净,左右两张铺了白毛巾的浴榻,中间是一个茶几,摆着茶具。室内温度很高,于是

急忙脱了棉衣,脱得一丝不挂,取过烘烤得干干净净的浴巾,披在身上,奔向浴室。浴室很大,很热,墙壁全部用瓷砖贴面。两个浴池,是用大理石砌的。温度高的那个叫“头池”,头池的外面是二池,温度要低一些。我不敢下头池,而爷爷嫌二池水不够热,不过瘾,总是要进头池,并讲究滋滋泡泡。

等爷爷在头池里泡透了,浑身的关节骨节都松散开来,便披上浴巾,领着我回到包厢。包厢里脱下来的衣服都收拾好了,床头柜上沏了一壶茉莉,因为那是常客,所以伙计都知道该沏什么样的茶,上什么样的点心,不用单独交待。看到我们回到了包厢,伙计上了四个小碟,都是潍坊人爱吃的点心:雪饼、蜜三刀、麻圆、枇杷梗。爷爷主要是喝茶,点心吃不多,大部分都犒劳了我。茶过三盏,修脚的师傅用木托盘托着工具进来,熟练地用脚踏:“陈大爷,修脚吧。”于是修脚。修脚完毕,推拿的师傅来得正巧:“陈大爷,天冷了,拿拿吧,身上舒坦。”爷爷说:“这两天返了乏,给我拿拿。”“好嘞!”推拿师傅把一条毛巾覆在爷爷的背上,展开了手脚,推拿拿抖,整脊作响,听着舒服,看着舒服,被“拿”的人更是舒服。“拿”到后来,爷爷的脚上穿了一双厚鞋,爷爷的脚,爷爷的脚,爷爷的脚……睡醒之后,爷爷又单独去了一趟浴室,泡了二遍澡。回到包厢,爷儿俩穿好了衣服,浑身热腾腾,暖暖煦煦,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在柜上结了账,才走出了玉露春的大门。

天黑了,雪停了,天上有了几颗星星,人家的窗户里也透出了灯光。于是爷儿俩一前一后地回家……

我家住长沟

◎高立基

在和朋友聊天时,经常有人问:“你的家住哪里?”答曰:“长沟村。”或根据对方需要加上一级前缀:“东城街道(原七贤镇)长沟村”,再或者“临朐县东城街道(原七贤镇)长沟村”。

有人不满意这样的回答,说,我问你你现在住哪儿?那我便把在城里的寓所地址再告诉他,并且添上一句:“我有时也住在故乡长沟的老家。”

人们一般认为,家就是居住的地方。也有人认为,现在住的地方叫家,过去住的地方叫老家。这话是对的,又不完全对。

其实,“家”对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从家庭到家族,到国家,到家天下,中国人以“家”为纽带,安身立命,构建社会、管理国家,治理天下,世代传承。

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中华文明五千年源远流长,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所起到的作用异常广泛深远:培养亲情、稳定社会、处理矛盾、教育后代……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世代祥和、绵延传承作出了独一无二的卓越贡献。

家又是心灵休息的地方,是一个可以容下你的错误,你的兴奋,你的无奈,你的欢笑,你的眼泪,一个你不必戴面具的地方。家里人彼此相携,关心你时,真情实意,帮助你时,不求回报,就算你无理大发脾气,大家的眼神里流露出的也是关切的目光。一个有这样的人的地方才能真正被称为家。说起来,家也是动态的变化的。比如,我们临朐高氏的老家明朝之前是安徽省池州府青阳县十里庙村。这是有据可查的。可时至今日,该十里庙早已无高氏人家居住。谈此老家,仅存历史符号。

明洪武二年(1369年),年轻的高氏循哲(高氏临朐始祖)随朱元璋征战江北,负伤于青州战场,遂被安置在临朐北关,将此住地取名高家巷。后在此娶妻生子于家繁衍。我的直系祖上在此居住五代,也谓之老家。如今此地高楼林立,祖上住处,已无从考证。

我的直系祖上第六代从北关高家巷迁至城南朱封村再住五代,亦称谓老家。朱封历史悠久,出土文物追溯到五千年前的母系氏族社会。高家的辉煌也始于此村。我的直系九世祖高崇纲被明中叶世宗皇帝朱厚熜(嘉靖)钦赐“德化”。当时,无论对庙堂社稷还是江湖民间都产生过良好的积极影响。有鉴于此,至今,这处老家还是被许多长辈们提及。

或者,高尚纲的重孙,多少有点功名的,我的12世祖高文锁也是顶着祖宗的光环,在明朝末年朝廷号召开发荒岭薄地建设新村时,才义无反顾地率领两个儿子从条件优越的朱封村迁来长沟,在穷乡僻壤的沟崖旁建立起长沟新村。我们这支从此在山高沟深的长沟开始了一代又一代艰难的生活和繁衍传承。至今,已有近四百个年头,繁衍了十六代人。

穷则思变!在当年“农业学大寨”号召的鼓舞下,长沟人在党支部书记白云山的组织带领下治山改水修建扬水站成为全省的先进典型。当时我作为大队领导班子的成员负责总结撰写材料,由大队书记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作典型发言,经县广播电台转播各地大喇叭以高亢的声音播出,致家喻户晓,全村振奋。

这样一捋,我的家算是现代世代住长沟了。后来,组织调我到省里当记者,我天南海北地跑,无暇顾及我曾留下过脚印由父母守候的家。心中却认定生我的地方就是我的家,父母守候的地方就是我的家。无论跑得多远,我总是要回到这个家的。当然,从事新闻工作的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外边自然也无家可安。

城里的住处再好也只是暂栖的居所。百半年轮,我在昌潍地委后来改为潍坊市市委宿舍大院的居住条件步步高,四次调整,一次比一次好。其中有一处公寓单元房居住时间超过十六年,可仍然没有“家”的感觉。到潍坊日报社工作后,我搬出了市委宿舍。此后又搬了两次“家”,平心而论,现住的寓所条件应该是相当不错了,环境优雅,紧邻市场、超市、酒店、幼儿园、学校和医院,附近还有全市最具人气的东苑公园。一早一晚,饭后饭后都可以前往溜达散步。可我还是认为那是居处,而非长沟的家。

生在长沟,长在长沟。长沟哺育了我,让我倍加喜欢热爱长沟。我爱那里的山山水水,街坊邻居,人文历史。在我心里,家乡是那般美好!

“生处不嫌地面苦,品味感受总觉甜。”我和妻子退休后,虽然父母已去世,但“家”传承了下来,并且得到了修缮和提升。待需要照顾的长孙和外孙上了大学,小孙子上了幼儿园后,我们便隔三差五地住些日子,寻觅当年打拚的脚印和封存着的梦想,并管理一下庭院中栽植的花草树木。一早一晚和儿时伙伴谈心、忆旧,和街坊邻居说说话,聊聊天。时不时地约亲戚朋友来我家吃顿饭,融融情。感受到有父母在天之灵福荫,心中特别踏实特别温馨。

有时我们也把小孙子带到长沟的家,让他到广阔的田野里放放风,增长见识。看到人们刨地瓜、花生和土豆,小家伙知道了这三种好吃的东西是埋在土里长的;看到地里的庄稼,他知道了玉米棒子是在腰里怀抱长成的;看到高粱穗子高昂着头,他懂得了那是高粱的骄傲和不屈;看到谷穗把沉甸甸的头埋藏到脖子的底下,他明白了熟透的谷穗是最为害羞的,害羞得不敢见人。这样玩着看,看着玩,孙子欢喜得跟撒欢似的。

住在长沟,我越发感恩长沟哺育了我。早年,我栖居在家中矮小的茅草屋中,点着煤油灯熬夜笔耕,以长沟为题材撰写出数篇文章;退休后,我住在重修后的长沟新家,端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中,与芳邻品茶聊天,触景生情,心潮澎湃,灵感便喷涌而出。我决心回馈长沟,将吟诵家乡的几十上百首诗歌用键盘敲打出来。然后便刷朋友圈,转发微信公众号,刊发到有关文学刊物和报纸上。

于是,更多的人了解了我家可爱的家乡和我的过去及现在发生的巨变;于是,古稀之年的我受到激励再生发出些许创作的欲望和冲动;于是,我通过有灵性的文字大声地呐喊,我爱长沟的家!

文物会说话

高密年画:展示多种类年画形式的魅力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潘来奎
通讯员 孙晶 文/图

年画是一项古老而传统的民间艺术。过新年贴新画,是中国人春节增添喜庆氛围的方式,复制年画也成为主要的艺术实践。可以说,“复制是年画形式之母”,年画正是从“手绘-半印半画-木版套印-石版印刷”这种复制形式的发展构成了一部年画的形式发展史。高密是在整个中国年画产地中,极少数纵向贯穿这一系列年画发展形式的区域。

高密扑灰年画在中国负有盛名,但高密年画不只包括扑灰年画。除了纯手绘形式的扑灰年画以外,高密年画还包括半印半绘年画、木版套印年画以及石印年画、胶印年画等。在高密市博物馆,就珍藏着部分半印半绘年画代表作品。

国家一级文物、戏曲年画《姑嫂英雄》,取材于民间故事《薛家将》,讲述的是薛金莲向其嫂樊梨花搬兵救父,姑嫂二人意见不一产生矛盾,以致动武,结果金莲战败服输,二人言归于好,樊梨花发兵破敌解围的故事。情节极富戏剧性,画中樊薛二人兼具女儿娇态,又透散人英姿,“壮山河多壮阔,中华儿女任驰骋”,表达出老百姓对英雄儿女的欢喜之情,由此抒发而出的一种爱国情怀,也是对观者情操的一种教化和陶冶。

牛郎织女动人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早就妇孺皆知。国家一级文物《牛郎织女图》,画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间的水波状云纹,象征着天地之界;第二部分是下部的世俗人间,绘有一头黄牛,象征着牛郎织女的爱情纽带。黄牛一侧,牛郎倚立,或佯坐其侧,仰望天河,望穿秋水,或抚箫独吹,透露出对织女的相思之情;第三部分是仙苑天宫,象征天界,织女侍女伴伺,俯视盼盼,表现出对牛郎的牵挂和思念。

与传统的扑灰年画相比,这些半印半绘年画简化了手绘难度,大大拓宽了作品的题材面,吸引了一大批擅长手绘年画的艺人加入其中,提高了绘制质量,增强了画品的装饰趣味,使半印半绘年画成为继扑灰年画之后,传统民俗艺术中绽放的又一朵绚丽之花。



▲《姑嫂英雄》年画。



▲《牛郎织女图》年画。

潍上流风

哑巴辣椒 幸福的味道

◎于国源

前几天,有朋自四川来,我特意选了一家很有地方特色的餐馆招待她,她毫不犹豫地点了“哑巴辣椒”,然后问我潍坊人如何烹制“辣椒”,我知道她一定是被这个名字吸引了,她以为是辣得说不出话

来而叫哑巴辣椒,还说她这个地道川妹子无论多辣也不怕。

哑巴辣椒是潍坊的特色小吃,其实,辣椒只是这道菜中的配角,主角是名满天下的潍坊萝卜。哑巴辣椒就是辣椒炒萝卜丝,主料还包

括肉丝和粗粉条,辅料是植物油、精盐、八角。

葱、姜、香菜,材料很寻常,关键在火候。炒前先将萝卜丝在沸水中浸一下,要不老不嫩恰到好处;热锅下油,细葱细姜煸香了,还有干红辣椒丝,火候轻了不辣,过了发黑发苦;肉丝也得经受热油洗礼,变成金黄色。这时,萝卜丝、粉条下锅,翻炒合适加上香菜梗出锅。哑巴辣椒炒出来,有青有红有绿,色彩鲜艳,清香微辣,让人百食不厌。当然,辣的程度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节。

哑巴辣椒最大的好处是包容性强,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不同的材料,做出各种花样来。我们潍坊人,对这道菜衍生出很多做法:把辣疙瘩咸菜用水泡过切成丝一起炒,口感更筋道;加入晒干的鱼籽,做出来的哑巴辣椒更有弹性;口感;奢侈的还可以加入海蜇、虾仁等。

哑巴辣椒的传统食用方法是

用饼卷了吃,这是从它的创始人——清朝末年的一个哑巴那儿传承下来的。听我奶奶讲,那个哑巴姓陈,生病导致失语。原先潍坊的白浪河岸边是大集,俗称沙滩集。这个姓陈的哑巴每逢集日临近中午的时候,就会挑着担子,摇着铃铛来卖东西,担子一头是炒好的萝卜辣椒,另一头是烙好的单饼,每当有人来买,哑巴就会放下担子,手脚麻利地用饼卷好萝卜辣椒,递到买者的手里。因为饼卷萝卜辣椒物美价廉,哑巴的生意就一直不错。到后来,集市上的人一听见铃铛声,就会说:“哑巴又来卖辣椒了。”再后来就逐渐简化成了“哑巴辣椒来了”。

萝卜具有顺气、清肺、除热、预防感冒的作用,辣椒也有祛湿、通风、防治关节炎的功效,因此,哑巴辣椒卖得火,并迅速在潍县县城蹿红。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

价格便宜,适合普通老百姓消费。高级一些的餐馆大都会做加鱼籽的哑巴辣椒,鱼籽是产自渤海湾的鲅鱼籽。春天是打鲅鱼的好季节,大个儿的鲅鱼青皮白肚,尖头阔尾,肚子里满是橙红发紫的鱼籽,近中午的时候,就会挑着担子,摇了铃铛来卖东西,担子一头是炒好的萝卜辣椒,另一头是烙好的单饼,每当有人来买,哑巴就会放下担子,手脚麻利地用饼卷好萝卜辣椒,递到买者的手里。因为饼卷萝卜辣椒物美价廉,哑巴的生意就一直不错。到后来,集市上的人一听见铃铛声,就会说:“哑巴又来卖辣椒了。”再后来就逐渐简化成了“哑巴辣椒来了”。

哑巴老人早已远去,哑巴辣椒却一直深受人们喜爱,并不断传承和发展,成为潍坊的特色小吃。如今在潍坊,不论是怀旧的老潍县菜馆,还是高级的星级酒店,都可以尝到哑巴辣椒。寒冷的天气里,用热饼卷上哑巴辣椒后,再来上一碗香香的小米粥,那是寻常的幸福味道。

